

《回應》

憲政主義與憲法正當性的論辯

◎ 張俊宏

在凍選延任案的爭論過以後，同時又在總統選舉之前，舉辦這個研討會，中國時報做了很有意義的事。民主我們已經走向第一步，但是始終還沒有進入法治，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至今不能建立一部完整可行的憲法。朱教授談憲政主義的退化，是假設我們已經先有憲政主義才有退化。事實上我個人並不認為我們有過憲政主義或者是憲政。我很佩服他剛才點出來問題的核心，他很同情胡教授，我的老學長，還有李教授他們在教憲法，那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折磨，事實上朱教授的折磨可能更深，因為他花了這麼深的功夫來研究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主義。在這點上，我個人也一樣，當三民主義巡迴教官，在大專教的是三民主義，我所受的折磨也不小於幾位我的學長，只是我為了反抗這種折磨，又多加了一個八年的監牢，使我的折磨比他們更深。

也因為如此，我深切的體驗到學者的折磨和牢犯的折磨事小，台灣全體人民在無憲政無法治的半無政府國度裡的折磨才是最嚴重的。台灣人民確確實實在整個華人世界裡，它是第一個創造民主。新加坡有富裕有法治沒有民主，香港有繁榮有法治沒有民主，中國大陸沒有富裕沒有法治沒有自由，民主至今也寸步難行，這是我們非常重大的成就，我們這個成就如何來保存，而且穩健的邁向未來，就是要趕快來創建我們的憲政。完整的憲法是進入法治所必需的憲政基礎，我們一直還沒有。

我們千千萬萬不要再留戀「中華民國憲法」，這會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進入法治，其結果會使得我們難得奮鬥的民主成果會崩潰。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它不是「法」也不是「憲法」，充其量應該叫做政治文獻。五權憲法、權能分立在二十世紀初年，這是孫中山非常先進的觀點，他是先知者，但是二十世紀快過去的今天，老實講，它始終沒有在政治學上、在法學上佔絲毫的地位，剛才李教授也講，這是從列寧主義所抄襲過來的，他基本上是為了集權政治所設計的一套很奇怪的東西，壟斷了二十世紀的這一隻大恐龍，牠的龍頭在莫斯科，龍身在北京，龍尾在台北，我們的是連鎖商店最後的支店。龍頭已經破了，龍身癱瘓了，龍尾也爛了，結束了，但是龍尾的毛還在飄！千萬不要再去懷念這一隻為禍一個世紀的大怪獸，二十世紀初年牠確確實實是曾經風靡過全世界的集權體制，差一點民主

的體制被牠擊垮，但是今天證明整個都破碎了，蘇聯已經完了，中共的共產體制也等於名存實亡，癱瘓了，我們實在是犯不著還在懷念這麼一個怪物，趕快勇敢的告別牠，我們才能真正的進入法治，如果一直在迷戀牠，我很怕我們難得創造的民主的根基還會重新的癱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只好用一個比喻，我們的進化過程就像蠶一樣，蠶是一條爬蟲，爬蟲經過自己的作繭自縛，牠必須自己把繭破掉，破繭才能夠成為翩翩飛舞的蝴蝶。過去的我們不必過份責備，孫中山究竟有他的貢獻，在一個世紀前他是先知，他是爬蟲，破卵成蟲，也過了作繭成蛹的階段，我們必須要勇敢的靠自己把繭咬破，不能靠別人，而且事實上我們是把繭咬破了；今天你已經發現自己不僅不再是爬蟲了，而且又長了翅膀，但是勇敢的放棄你的繭，勇敢的飛向天空的時候到了，然而我們今天還在留戀蛹甚至留戀爬蟲，實則你已經都不是了，如果不敢振臂高飛，必然死在地上成為泥漿。今天的俄國仍然在戀棧那個繭，甚至於不敢把它真正咬破，中共把繭戳破了，不敢飛，我們如果不敢勇敢的飛向天空，將會像中共中國一樣，會在地上滾泥瀾，恐怕這個就是我們往後存亡重大關鍵，避免延續一個新的舊時代，即是創建一個嶄新的新時代，必須要下決心告別你的爬蟲歲月，告別你的作繭自縛的時代，勇敢的凌駕無涯的天空，而不再戀棧區區有限的土地。

朱教授一直沒有能勇敢提出他的方法，事實上最自然的結論就是勇敢的「制憲」，只有坦然無懼的制憲，才能在華人世界建立一個憲政民主法治國家，帶動中國走向民主，走向我們要走的法治。這次國大的六十人小組，事實上有不少學者提出非常具體的途徑，先組織草擬憲法小組，包括民意代表，包括學者，包括各黨派，也包含無黨派的人士組成，來草擬憲法，先討論出憲法的基本原則，看要內閣制也好，總統制也好，或者委員制或者是法式總統制也好，可以完成甲案乙案甚至於丙案，交給國民大會來做可否之議，然後由公民來做最後的可快，一次把整個憲法的完整性跟它的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整體配套，來做一個完整的憲法設計，用來脫離朱教授所說的已經被污染的土壤，但是千千萬萬不要去反對什麼延任。「反延任」背後的意義實際上就是以「反延任」來製造「延任」，是在主張國大重新選舉，這難道不是一個擁護國大萬年延任的大陰謀？這麼一個早該斷掉，早該停止的國大，讓他借屍還魂，那才是我們真正的悲劇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十年前我當祕書長的時候，剛好是國大全面已經都結束，老代表終結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我再三再四的忠告國民黨，從李主席、李副總統，到現在的宋楚瑜當年的祕書長，再三忠告他做一件功德，千千萬萬不要把好不容易停止的中央民意代表，不該選的中央民意代表再選下去，尤其是國大，國大是亂源。不是國民大會的代表本身不好，是這

個制度的設計是不對的。蘇聯已經不採取了，中共現在也發覺不對了，今天我們已經進入民主的時代，居然還懷念列寧體制的那件壽衣，把「馬桶」當「法統」，一個年輕人為什麼要穿墳墓裡挖出來的壽衣呢？一個生蹦活跳的人穿壽衣，那是難看而且可怕的，所以千萬萬請大家珍惜今天的座談和研討，有各種不同立場、黨派與意見的人都匯集在這個地方，期待短期內能夠尋求共識，在未來總統選舉之後趕快為我們來制憲，而不要再修修補補，在一個違章建築裡再怎麼貼壁紙，再怎麼鋪地毯，再弄抽水馬桶是按不進去的。另外建設一棟大樓，這與台獨是無關的，絕對可以有助於較順利進入法治的境界，帶動整個社會走向穩定的民主大道，甚至於可以帶動中國走向民主法治之路，才是我們這一代人在這個地方最大的功德。